

风物咏

# 犹怜草木青

杨文革

几场激情澎湃的雨过后,树木和青草蓬勃疯长起来。青枝绿叶在风雨中倾诉,风吹过,树林激荡起绿色涛浪,绿叶一波一波地随风起伏。清澈明朗满眼的绿直扑眼帘,让人心旷神怡。

高大笔直的白杨树,高耸入云,树叶随风哗哗作响,唱着动听的歌谣。澄澈明亮的阳光,从青绿的枝叶间流过,像澄澈见底的泉水般跳跃式飞溅,闪烁着粼粼波光。一片树叶打着旋儿,像绿色蝴蝶般从高空飘落,落在了我的手心。

手捧这片正青春的绿叶,我有些不解,不是有秋天的落叶之美吗?怎么在茂盛的夏日,树叶也会凋谢呢?凑近这片早早脱离树干的叶子,用力闻了闻,树木特有的、丝丝缕缕的香气沁人心脾。把这片早早凋落的绿叶夹在书里,当作书签,让散发着清香的叶子伴着字里行间的书墨香,等待和秋天里的金黄落叶重逢。

高高的枝头传来了喜鹊的鸣叫,和着此起彼伏的蝉鸣声,在绿色的涛浪里演奏着进行曲。柳树柔曼的枝条在风中飘逸,深绿的柳叶如眉,变得成熟

健壮,碧绿墨绿在风中摆动,这就是“风摆柳”的婀娜多姿吧?树林绵延起伏,似绿色波浪击岸,流动在青绿的“涟漪”间。在澄澈蔚蓝的天空映衬下,亮了眼,美了心。

树下那一丛茂盛的狗尾巴草连成一片,碧绿略带浅黄,毛茸茸地弯曲着。长满了草籽的毛草镶嵌着一道紫色的边,真的像是蜷曲的狗尾巴。又像小问号,在问询着凉爽的秋天哪一天可以到来?拔下一根带着草木清香的狗尾巴草,揉开草籽,米粒般的草籽随风飘散,寻找着落脚的地方,明年春天,它们是不是会先探出嫩绿的草尖?

晨光里,偶然发现一株碧绿的蒲公英。金灿灿的花已经演绎成一朵大绒球。顺手摘下发黄的茎秆,在晨曦的阳光中,张开嘴用力吹散。蒲公英的种子在阳光下像小伞一样四处飞扬,飞到哪里,就会落地生根发芽,茁壮成长。

“我是一棵蒲公英的种子,谁也不知道我的快乐与悲伤……”情不自禁地唱起了童年时代看过的电影《巴山夜雨》里的歌曲。岁月凝香,时光如水,几十

年之前的歌曲如今记忆犹新,响在耳畔。心中感悟:人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,被岁月的风吹到哪儿,就会用自己的真诚与善良,在那块土地上坚持与努力,乐观向上地成长……

夏天炎热多雨,让树木和草丛喝足了水,阳光热烈地照射着,草丛里、树林间,氤氲着潮湿的热气,枝繁叶茂草木丰盛地生长起来了。草丛中,蝴蝶飞舞,蚂蚱蹦跳,零星的紫色野花像星星的眼睛散落其中,清雅芳香融合草的幽香,置身其中,心会宁静致远又会浮想联翩。

已识乾坤大,犹怜草木青。坐在碧绿柔软的草边,我突然想到,生活中大部分人都是勤勤恳恳努力生活的草木之人,大富大贵的能有几人?但是,冬去春来,夏长秋实,草木会发芽,人更会成长。经历了磨难,自己会更加强大,留下闪光的足迹,做更优秀的自己。

一阵凉爽的风吹来,清脆悦耳的鸟鸣声声入耳,顿感惬意清爽。悄无声息结满枝头的无花果,硕果累累压弯了枝。远望近看,这一片绿色,一帘幽梦落眉间,孕育着秋的丰硕与希望。

天。一只蜻蜓掠过,翅膀沾了水,飞得有些踉跄。外婆用蒲扇替我赶蚊子,扇面摇过的地方,空气里便泛起一圈圈涟漪,带着艾草和薄荷的凉。

“外婆,为什么夏天的星星总像洗过一样亮?”

“因为雨把它们擦干净了呀。”她顿了顿,又补一句,“就像你小时候,每次洗完澡,眼睛也亮得能照见银河。”

夜深了,蛙声从池塘那边漫过来,像一群说书人,用方言讲着古老的故事。我蜷在外婆身边,闻着她衣襟上淡淡的肥皂香,和葡萄藤一起沉入梦境。梦里,西瓜变成月亮,挂在槐树枝头;蝉声变成风,吹过外婆的白发;而那颗掉进蜂蜜里的星星,正悄悄在我掌心发芽。

盛夏是一封滚烫的信,邮戳是蝉鸣,落款是外婆的蒲扇。多年后,当我再次听见蝉声,舌尖仍会泛起那口井水的凉、黄桃的甜,仿佛只要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,就能看见外婆仍在藤椅里打盹,而葡萄藤上,还挂着一串未寄出的“夏天”。

流年记

## “背包”旅行记

尹爱群

不是在出差的路上,就是在收拾出差的行囊。行李箱的滚轮早已碾熟站台的地砖,那些旅途中的意外与温暖,像海边仙气缭绕的晨雾,总在记忆里晕开淡淡的余韵。

立秋已过,在秋老虎仍然较劲的日子里,我的背包经历了一场十四小时的“独自旅行”,这让我对“安全感”三个字有了沉甸甸的体会。

8月18日14:00,我拖着行李箱站在烟台南站的站台上,远处的高铁如银龙般冲破热浪驶来。天空阴云密布,颇有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气势。我暗自庆幸赶在大雨前抵达候车大厅,更暖心的是,背包里装着女儿刚为我添置的出差装备——一台新电脑,以及她精心为我选的拉杆箱。

傍晚,临沂市平邑县的天空被稀释的墨汁晕染出暮色,列车19:20准时抵达平邑县蒙山站。刚下列车,裹挟着蒙山草木气息的热浪便扑面而来,空气里混着山楂树的酸甜与泥土的腥气。五个小时的旅途,我暗戳戳高兴“状态不错,没晕车”,可刷身份证通过闸机的瞬间,我的手指触到的却只有行李箱金属的拉杆。

那一秒钟,大脑一片空白,我下意识摸了摸肩膀,一个可怕的念头猛地窜出来:背包呢?

瞬间的蒙圈后,我立刻找车站工作人员求助,同时拨通了12306电话。冗长的语音提示后终于接通人工客服。她仔细记录信息,让我保持手机畅通等待跟进:“车次、座位号、背包特征?”电话那头的耐心安抚让我安定下来,“放心吧,高铁每节车厢都有监控,乘务员每站都会巡检,肯定能找到。就算暂时没发现,也能通过录像回溯。”

一个小时后,仍在懊恼自己的记忆力拖后腿。握着发烫的手机,我再次拨打12306。接线的客服姑娘声音里带着笑意:“您别着急,我刚跟临沂北站的调度室确认过,他们已经联系上G6996次列车,马上就有消息。”果然,十

分钟后,一个归属地为烟台的号码打了进来,是那趟列车的乘务员:“姐,背包找到了!我们给您放在临沂北站的值班室,明天一早让蒙山站的同事捎过去,7:00您去取就行。”她的话让我悬着的心稳稳落地,连声道谢!

第二天一早,平邑县的同事帮我去蒙山站取包,让我在酒店吃早餐并安心等待。当酒店餐厅墙上的时钟指向7:30时,同事的微信弹了进来,却只有简单三个字:“没找到”。

一阵慌乱涌上心头,难道是乘务员记错了车次?正想再次拨打12306,电话倒先打了进来:“您好,实在抱歉。昨晚列车长忘了交接,我已经跟曲阜东站联系好,7:20那趟去平邑的列车会从曲阜东站捎过来……”

哎呦,我这爱旅行的背包,难道是想独自出去多看看风景?挂了电话,看晨光漫过远处的蒙山,晴空里白云悠悠。想起去年同事到国外出差,行李箱落在地铁上,报警后警察只是摊摊手说“找回概率不大”,最后只能自认倒霉。

9:00,同事发来照片:我那独自旅行的深灰色背包,正躺在蒙山站值班室的桌子上,拉链被细心地拉到顶端,侧兜还插着我昨晚担心扯掉的水杯。“站台的小伙子特意嘱咐我,让您检查下有没有丢东西。”同事的语音里带着笑意,“他说这背包今天一大早从临沂北到曲阜东,刚从曲阜东到蒙山,跟旅游似的。”

当心心念念的背包终于回到身边,触到被多人传递过的提手,似乎还带着热乎乎的温度。拉开拉链的瞬间,新笔记本电脑安然无恙地躺在夹层里。暑热依然,看着窗外掠过的浓荫草木,我的心中回荡着同事那句话:“不是咱们运气好,是总有人在为咱兜底。”

暮色再次笼罩蒙山时,我站在酒店的窗前,看着远处公园里跳广场舞的大妈们,透着一股子踏实的快乐。这让我想起报纸上的话:“所谓岁月静好,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。”

## 盛夏的回信

王耀

午后的风像一条懒洋洋的黄狗,蜷在巷口打盹。阳光从老槐树的指缝间漏下来,碎成一地晃动的铜钱,叮叮当当地滚过门槛,滚进外婆的小院。院角的葡萄藤正拼命往上爬,一串串青果子藏在巴掌大的叶子里,像未寄出的情书,羞涩地鼓着眼。

外婆坐在藤椅里打盹,蒲扇搭在膝头,偶尔“啪”地拍一下腿,惊起一只贪睡的蚂蚁。我光着脚,踩在被太阳烤得微烫的青砖上,去够井里镇着的西瓜。冰凉的井水漫过手腕,“喀啦”一声脆响——西瓜裂开了,露出里面红宝石般的瓢,甜汁顺着指缝滴在晒得发白的石阶上,立刻被吸进时光的缝隙里。

“慢点吃,西瓜子要吐出来。”外婆眯着眼笑,皱纹里夹着去年的桂花香。她总把西瓜最甜的一牙留给我,像把盛夏最饱满的部分掰下一角,塞进我手心。

蝉声忽然高亢起来,像谁把一壶滚水泼进了绿荫里。我仰起头,看见一只蝉正攀在树干上,透明的翼在日光下闪着

碎银。它唱得那样忘情,仿佛要把整个童年的夏天,都压缩进这一声长长的嘶鸣里。外婆说,蝉是土地寄来的信差,它一叫,庄稼就知道该灌浆了,孩子就知道该长个儿了。

午后三点,太阳把影子压成薄片。外婆从陶罐里舀出一勺蜂蜜,浇在井水里冰过的黄桃上。蜂蜜金黄,黄桃金黄,连空气里都浮动着黏稠的金色。我蹲在石阶上,看蚂蚁排着队搬运一粒掉落的饭粒,它们踩过蜂蜜的痕迹,像走在一条甜得发腻的银河上。

傍晚,骤雨来得毫无预兆。外婆急忙把晾在竹竿上的衣服收进屋,我帮她按住被风掀起的竹帘。雨点砸在葡萄叶上,发出“噼啪”的鼓点,青果子在雨中轻轻摇晃,像一群踮着脚尖跳舞的孩子。雨水顺着瓦檐落下,在地上砸出一个个小坑,坑里很快浮起一层细碎的泡沫,像夏天偷偷吐出的叹息。

雨停了,晚霞从云缝里漏出来,把院子染成蜜橘色。外婆搬出竹床,我们躺在上面看